编辑:顾遐 美编:刘玉容 校对:季秋刚 组版:刘小燕

本土文本

梅花镇情事(小说)

□倪正平

从天而降 冒小平摄

七、镇公所孙武夫

梅根田醒来时看到自己头上缠着绷带斜躺在里屋的床上,身边除了新婚妻子秋月还有她爹林鹏和镇公所治安警孙武夫。

这孙武夫大名孙直元,因少时学过几年武功得此诨名,后在县城警察局谋了个差使,不过办事比较粗糙,曾两次在审犯人时将其打死,最近被贬到梅花镇上负责治安管理。前些日子根田结婚请他来喝了喜酒,所以这桩案子怎么说他也要上点心。

根田闭着眼有气无力地谢过孙武夫。回想起上午的事,又从上午的事想起这十多年来的不易,鼻子一酸竟哭了起来。

孙武夫劝道:“不是大事,只是头上破了一口子,还有点脑震荡,休养几天就没事的。”

过了几日,根田能走动走动了,便叫林鹏去镇公所捎个信,叫孙武夫晚上去桂花村酒馆喝酒。

孙武夫来到酒馆时,根田已将菜点好。两人烫了一壶酒点了几个小菜边喝边聊。

“伤势恢复如何?能喝酒不?”孙武夫问。

根田摘下礼帽,只见头上裹着的纱布已拆了,只在伤口处贴一块小纱布。“差不多了,有时弯腰、蹲下还有些头晕。诶,姓花的拘着还是放了?”

“放了。他保证不再来招惹你家娘子,写了保证书的。”

“保证书有个卵用!”根田叹了口气。

“他花嚓嚓还敢上门挑衅?”

“孙治安(镇上人多用姓加职务称呼他),你不清楚吗,危机不在外面而在我家里。想这梅花镇,我们梅姓本就是个弱姓,我还残疾,偏偏娶了个如花似月的娘子,这是犯了大忌呀!现在我出门看那帮后生,个个目露凶光。孙治安,你说我梅根田娶了个年轻貌美的,是好运还是霉运?”

“唉——也是,红颜祸水。你把娘子休了,不就消停了!”

“我梅根田岂是不负责任之人,再说上天让我有个漂亮娘子,付出些代价也值。”

“还别说,你梅根田长得短斤缺两,却是个真男人!不过,这代价是什么还真不好说。”

“所以要请你帮忙啊!”根田终于说出了来意。

“咋个帮法?你看现在这局势,我那边也没几个人了,真要出点大事说实话也控制不了。”

“不要多少人,你一个就行。从明天起,你每天来我店里点一下卯,待的时间长短你定,我一礼拜付你一块银圆作为酬劳,如何?”

自此,孙武夫每天来根田剃头店逛一回,或站或坐或聊两句或扫一眼就走。很快过了两礼拜,梅根田付了两块银圆,有没有镇住那帮后生尚未可知,不过这表面上还真平静了不少。

八、引狼入室传闻

冬至刚过,第一轮寒潮跟脚而来,气温突降五六度。这几日,一个传闻再次在小镇疯传:梅根田终于戴上绿帽了。

消息源头还是老虎灶梅阿三。据他描述,当天去根田剃头店送热水,就见根田在那里长吁短叹,嘴里嘟囔着什么刚离虎穴又入狼窝,还隐约听见“那孙子是条色狼,这下好了,引狼入室了”的话来。

消息出自根田本人,那定是确实了。对根田所指的“色狼”,众人一猜就是孙武夫!对这种结果,听者都表示并不意外,那林秋月的姿色本就没几个男人抵挡得住的,何况孙武夫是目前这里最有势力的。可惜了根田,聪明反被聪明误。

孙武夫给梅根田戴绿帽的消息,让那帮一直觊觎林秋月姿色又忌恨梅根田运气的后生们又高兴又沮丧:高兴的是孙武夫替这帮弟兄出了口恶气;沮丧的是现在孙武夫染指林秋月,就等于彻底斩断了他们对那外乡女的非分之想,谁愿因一女子去招惹可以一时兴起打死两犯人的一介武夫?!

根田剃头店里的气氛也在发生着变化,以往常见的玩笑、热闹不见了,来剃头的、串门闲聊的,大都神情肃穆,不多的对话里也透着股诡异的冷静。

“根田师傅,近来可好?”

“还好,还好。”

“生意咋样?”

“还行,还行。”

“国民党日落西山,天要变了。乱世多灾祸,你可要当心哦!”

“唉,当官的有钱的都自身难保,何况我们平头小民。有事就担着呗,还能咋的!”

……

一般聊到这里,客人都会听出弦外之音,知趣地打住话头。

也有不知趣的。这天梅阿三来根田剃头店借个木桶,一进门,看见林秋月正给客人洗头就大呼小叫开了:“根田驼子,还让小嫂子干这活?!”

三四个正排队等着剃头的客人惊异地看着梅阿三,继而又齐刷刷地把头转向林秋月。秋月的脸朝着墙,众人看不清她的表情,但见她甩了甩湿漉漉的手,转身进了里屋,把一头湿发的客人晾在了那里。

“瞎说什么!”根田狠地盯着梅阿三。可那阿三仍然拎勿清,一脸委屈地辩解:“担心你嘛。你现在的对手不是几个小混混了,人家可是有点三脚猫的,还握着权……”

“滚、滚、滚——”根田差点把手里的轧剪扔了过去。

梅阿三惊骇地后退几步出了店门,边走边自言自语:“这是咋了?冲我发火,真是狗咬吕洞宾!”

在梅花镇,孙武夫与梅根田结成“连襟”已是公开的秘密,独有当事人孙武夫倒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该巡察的巡察;该上酒馆喝酒的上酒馆喝酒;该叫谁过去问事,那人还得准时前往,不敢有丝毫怠慢。

九、春天的气息

1949年2月,立春过后没几天,解放军工作组进驻梅花镇。就跟前几次国家命运转折时小镇的遭遇一样,那声震云天的惊涛拍岸,到了这里也只剩下微风下树叶的一丝晃动。梅花镇似乎看不出有什么变化,早集的热闹、酒馆里的喧嚣、老虎灶前的热气,以及梅根田剃头店里流水作业,还如昨日般准时上演着。

在工作组进驻后的第三天,一个消息打破了表面上的平静:留守镇公所的治安警孙武夫被抓了。

梅阿三在得悉消息的第一时间便跑去报告梅根田了:“根田驼子,孙武夫被抓了,还有他的三个手下。”

梅根田正给铁匠铺的花成叔刮胡子呢,听罢一脸平静:“这有啥稀奇的。”

“我是说,你报仇的时候到了!找解放军去,揭发这孙子欺男霸女!”

根田嘿嘿一笑,转过头继续给花成叔刮胡子。

“怎么啦,不敢还是抹不开面子?共产党来了就是治他们的,你还怕个逑!”

根田朝阿三挥挥手让他离开。

虽然根田没理会梅阿三的劝说,但当天下午还是被请进了已改名为镇委会的原镇公所的大门。一位年轻稍大、戴着眼镜、军官模样的人问了根田的姓名、年龄、职业后,神情严肃地对他说:“有人反映这里原镇公所治安警孙直元曾欺侮你家娘子,有没这事?”

梅根田作吃惊状:“谁说的?”

“这你甭管,对在国民党政府里做事的,我们统统要调查,有罪行恶行的都要惩处。”

“我知道,告示上写着呢。可没这事。”梅根田的眼睛越过眼镜军官的头。

眼镜军官把一只倒了一半开水的茶缸放在梅根田面前:“你别怕,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撑腰做主的。”

“有共产党撑腰,我当然不怕,可真没这事,不好污人清白的。这镇上人就喜欢编些花边新闻、桃色新闻,没事闲的。”

“你的证词对他很重要,要想清楚了。”

“当然,当然。”

又过了三天,孙武夫被放了出来。据说,没被定罪是调查后确定这位国民党的小官吏身上没有共产党的血债。至于欺男霸女的指控,也由于当事人梅根田的证词被定性为查无实据。

梅花镇一天天暖和起来,地里的泥松软起来,三官堂河积了一冬的冰融化了,镇入口处的那棵柳树又绽出了鲜绿的嫩芽。

毕竟已是春天了。

梅花镇的人们一如既往地忙碌着。林鹏退掉了花婶娘的租房,住进了根田那个三进堂的屋里——根田请人在小屋背街的一面搭了个庇——平时就在店里帮忙做些力气活。

根田几次叫林鹏去寻孙武夫,想跟他打个招呼,都没得见人。听人说这姓孙的去了上海,投靠了一个远房亲戚。

根田觉得有点可惜。在他心里欠着孙武夫一个人情。

江海新韵

眼睛(外一首)

□张亚明

童年
我初见的眼睛
是两个闪亮的铜铃
摇响一路的天真
引领踉跄前行的倩影
世界是一片鲜绿的森林

少年
我遇见的眼睛
是天空闪烁的星星
蔚蓝的童话潜入梦境
含笑的花蕾绽放一个又一个的天明
周身是鲜艳拂动的红色领巾

青年
我寻找的眼睛
是穿透时光的望远镜
伊甸园的树下
等候着那片叶子
飘入启盖的深井
举头是多彩的时光
烦恼与快乐
交织了鹊桥上的叠影……

而今
我守望的眼睛
是电光穿凿了的水晶
那乳化了浑浊后的清澈
映照着阳光柔抚的暖色窗棂
无尘无埃的天地里
眼睛凝望着眼睛
风景交织着风情
一遍又一遍
朦胧又清晰
遥远而亲近

眼睛在岁月中老花了光阴
光阴在岁月中洗滤了眼睛
如果交予心灵去验光
你的眼睛
就是我看你的眼睛

日子的味道

想知道
那份任性
何时才能服帖这异土他乡的万里之遥
无边的思念
似那海洋的波涛
把日子翻腾得昼夜颠倒
想用尺度计量距离的长短
期许那心的难耐与煎熬
可近在咫尺的奢望只能梦里乞讨
漫长的光阴依旧携着无尽的烦恼
仿佛纵横的经纬缠绕着赤道
望断南飞的大雁
疼痛的翅膀扑棱在黑夜的囚牢……

窗外又是细雨飘飘
饱蘸着我的心绪
在风中写着天书般的狂草
心尖上的点点滴滴
印染了粉红的睡袍
眼角的珍珠滚落在枕边串成了耳垂上的玛瑙
沉沉的
坠饰着嘴角的微笑
哎,想知道的都是不知道
唯有温柔的梦乡里
与星星呢喃私聊
独起,霞光窗前映照
清冷镜前
梳妆着早晨的问好
当思绪爬上眉梢
日子的味道
吱吱地在太阳下烧烤
五味杂陈
记不起又忘不掉

你的背影(组诗)

□许仲

你的背影

过惯了身边逐渐安稳的日子
听惯了时有时无的疫情播报
慢慢放下后疫情时代的担心与焦虑
远处有新增,有境外输入
有核酸异常,无症状感染
这些都没改变一个小城的美好日常
我们还在海门看花看草看江看海
像以前那样工作做想做的事见想见的人

突然就有了疫情
花香再次有了口罩的味道
阳光有了高中风险区域的冷
曾经行走在左右的人居家了
每天要与陌生的逆行者相见
听大白们疲累的脚步沉重
看他们像一颗颗回不了家的星星
带着爱在我们的生活中不停闪耀

无需承诺,他们有为百万海门人而战的决心
用平凡的勇气看护我们的睡眠
秋风中,他们背影颤动
好想给TA一个拥抱
那个写在背后的美好的名字

芦花

那年你把满天云彩戴在头上
一个少年该如何为你描述那份纯洁
他头顶芦花,成为另一棵芦苇的爱人
追着旷野,闻着芬芳
他至今还在那片秋光中
一次次看见梦里依稀的草
闪着故乡漫天的光芒

他在这温暖中,飘摇,行走
直到某个时辰停下脚步
看到呼喊过的芦花长大了
看到长空夕照
带着彩虹落入如雪飞花的黄昏

他看到有一双眼
离得那么近,装着水波烟云
装着岁月和玫瑰的眼
藏着多少风雨声
每一次带着思念闪动
他与芦花都能听见

秋天的样子

一直走,在脚步正前方
便是大雁羽翼下飞翔的秋天
昂首远望时
我们有落叶那样微红的脸庞
眼前的所有逐渐变得简单
万物都用一句话说出了自己的方向

很多事只有在秋天才能放手
看到结果,才能学会承受
风声越来越纯净
心中的爱越来越多
一个人走也不觉得孤单
是秋天塑造了真实的人间
是秋天让我们学会成熟

无论你从哪里来
秋阳总会赠你满怀金黄
让你记着这个时候的好
世界把最丰富的色彩都给你了
从这样的世界经过
你一定要勇敢要坚强
像年少时那个不停奔跑的你

断桥

自入秋以来,通往南方的水路
无故瘦去三分,行走之间
水声掏空了众人内心的喧哗
碧波下传来的已不是
杭州的雨声,不是三天后
雨伞送达的时间与以身相许
不是长腔咏叹与左右穿越的贩夫走卒
是那座桥,用残荷残留残香
等着谁来了断

城中仍有未关的窗
烛火还在等着秋夜的牵挂
西湖岸边的穿行者
有人忧心,有人不语
有人伸出双手把杭州城抱着不放
有人想把一场大雨大雪下进自己的婚姻

似乎一直在等着什么
江南是不是也老了呢
亲爱的我们是否真的老了
我们经过的那些事
西湖的水面上怎么一点也不见

那我把西湖送给你,西湖有春天
你要存好,经常看看
擦擦上面的往事,我的心
在那里,只要想起西湖还在你手上
我的心跳就永不会停止

体验张孝祥(散文)

□ 老九

几十把乳白色座椅,错综复杂叠合堆垒成向上的造型,从顶端顺势流淌而下的是以百合为主的各色鲜花,映衬在蓝天白云下。造型下是绿茵茵的酒店草坪。一个花费不大却别有情调的婚礼,在徐徐海风里,在脉脉黄昏中进行。我此前只知道婚礼以西式风格为主,也结合了传统文化,但并不清楚具体程序,完全听从司仪安排,完成自己的角色定位。

我此行专程来海口参加儿子的婚礼。

酒店的名叫华彩华邑。我比较注意这个“邑”字。这是个很古老的汉字,甲骨文中就有,上“口”表示城市,下“巴”为下跪的人形,即有人有地,是都邑都市的意思。唐代苏州刺史韦应物有诗句,“邑有流亡愧俸钱”。城里有人逃荒,他作为该地的朝廷命官自感惭愧,无颜领取俸禄官银。“邑”加提手旁为“挹”,即“舀水”和“掬水”的意思,动词。苏州沧浪亭对面的可园有挹清堂,在进门可见的小西湖北岸,面水靠山,寓意堂前水清可挹。湖北黄石的长江边,有一座挹江亭,挹一江之水,格局气势那就要大很多,为黄石著名景点。我注意到这个动词,是少时从宋词中读到的,一读之下喜欢得不行。

这家酒店有不少豪华套房和餐厅,如果按传统饭店婚礼套路出牌,在套房和餐厅内砸钱,一定能办出豪华婚礼。但眼下这个婚礼,是在“邑”字加了个提手旁,将婚礼的场地和宾客都请到了室外草地,情调瞬间大变。近在咫尺的蔚蓝色海面让所有人心胸都不觉开阔起来。海面上渔船和游艇悠闲往来如观众。海边的依依椰子树和三角梅,更有头顶的海蓝色天穹和白棉花般的云朵,都成了婚礼的有机组成部分,显得无比亲近大自然。突破传统婚宴的肉山酒海和香烟的包围封锁,从自然生态中“自取一瓢饮”。婚礼在主持人幽默的串联中,来宾表演的节目不仅有美声、通俗的各种经典名曲,还有高水准的街舞和拉丁舞,新郎新娘居然跳起了电影《爱乐之城》中的踢踏舞,欢快而难度不低,自然让欢快气氛一浪接一浪高涨。

不远处的海口地标建筑斜拉索世纪大桥,也成了婚礼天衣无缝的借景,仿佛一架硕大的竖琴,正演奏着大自然的天籁。

一只呆萌的巴哥犬,成了婚礼的表演明星。但见憨态可掬的它身背礼盒,像一个冲锋陷阵的战士,在主持人和追光灯的指引下,带着大家的期盼和担忧闪亮登场。期盼不消说,担忧是这犬类毕竟不能完全明了人意,如果一时钻到哪一处白纱餐桌的底下,耍赖不出,贪婪美食,固然可以激起大家的笑声,但还是有些煞风景。一定程度上,这比起多哈亚运会的开幕式上王子骑着阿拉伯马冒着湿滑上高台点燃火炬风险更大。但这只胖犬,听见新娘的召唤,就目不侧视地扬蹄直奔主人,扮演忠诚的小爱神丘比特,不辱使命地在众人鼓劲助威掌声中完成自己的使命,让礼盒中的两枚婚戒如期戴在一对新人的无名指上。这也成为了婚礼中让人难忘的有趣花絮。

婚庆公司有一个闪传直播平台,利用网络同时直播数场婚礼,这场海口举行的草坪婚礼由一开始的200多人次浏览,迅速上冲至69万人次,以致后台不断惊呼,已经超越别的婚礼数十倍了。酒店方也迅速来签约,要求本次婚礼的图片授权供他们酒店在宣传广告中使用。我同步观赏的内陆亲朋好友们纷纷表示,他们正在筹备的婚礼,也将采用这种亲近大自然的形式,与大自然和谐相依,让自己的喜庆仪式感更加浪漫而有品质。

夜幕降临,蜡烛造型的瀑布灯烛光摇曳,愈发有情调。海南的夜晚不但满天低垂星月,连白天的白云在夜间也变成了瓦蓝天穹的水墨画,给人异样的美感。宾客中许多人都鱼贯上前表演自己最拿手的才艺,以不负身边美酒佳肴,不负身边良辰美景。如若别的场合,我一定会放下矜持,献唱一曲吴雁泽风格的湖北民歌,或者何纪光演唱的《洞庭鱼米乡》,让当场的诸多专业音乐人相信,民间的确有人,也给婚礼增添一些传统文化元素。但今宵身份特别,我只好强抑难熬的技痒,一个人悄悄走到气根飘拂如胡须的一棵榕树下,在灯火阑珊处抱臂观赏,心情绝佳。称自己是这场婚礼的幕后策划显然名不副实,自己没有这个水平;但说自己是投资方,倒是货真价实。某种意义上,也正是一对新人帮我演绎了这么一场美好婚礼,编排了这么多精美节目,还有请来这么多认识和不认识的朋友,还有明月清风、辽远海天。

抬头望星空,我想到自幼相依为命的祖母,她没能看到她一手拉扯大的孙子娶妻生子,子今又喜结良缘。继而想到英年早逝的父亲,他也没能参加他儿子的婚礼,更无从看到他没有见过的孙子在星空下举行别致的婚礼,一时,眼镜片底起雾。闭目,夜露自眼角嘀嗒。

喜庆的日子不想伤心事,要想快乐事。南宋的张孝祥就携他的《念奴娇·过洞庭》凌波御风而来。他的“玉鉴琼田三万顷,着我扁舟一叶”,他的“素月分辉,明河共影,表里俱澄澈”,与我此时的心境是多么吻合!张孝祥的声誉不可与苏东坡、辛弃疾相比,但他的这首词在我看来是奇峰突起,太让我喜欢了。从中学时代喜欢起,几十年间从来不忘,甚至在梦中还多次进入到这首词的意境中,一时身体内外冰清玉洁,一片空蒙澄明。他的这首词,给一个乡下少年开阔了眼界和胸襟,带来陶然于大自然的无穷魅力。我想,他的这首词在诞生后的900多年间,该不知走进了多少人的梦间吧?我相信词人本人,也一定无数次梦回他的洞庭之行。他在他如梦似幻的一叶扁舟中,要“尽挹西江,细斟北斗,万象为宾客”。继而“扣舷独啸,不知今夕何夕!”

今夕,我在海口的海边,借用他的词句,不是也可以尽挹南海、细斟北斗、万象亦宾客吗?他在近千年前,留下不朽词作,为今天两个普通孩子的婚礼,定下亲近自然的基调。他才是今宵礼仪的总设计师!爱生活的年轻人,用异域情调的婚礼仪式,致敬前贤,神会前贤。

我又想,婚礼草坪正中那几十把乳白色座椅堆垒成的向上造型,也许寓意就是一个个由人自寻座位吧?从宇宙空间中寻,从祖宗文化中寻。景本天地固有,景亦由各自心生。顺此想去,我似乎从夜空流云中,看到了一缕隐隐的笑意。